

新时期儿童小说的鲜花

《小图书馆丛书》中的《儿童短篇小说选》一共四集，这是最后一集。它选编了1977年到1982年的部份优秀小说。

1976年的秋天，“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文艺也从“四人帮”的十年禁锢中解放出来。在这个人心大快的形势下，文艺创作又进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大批优秀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出。在这繁花似锦的春天里，儿童文学这块小花圃同样也茁壮蓬勃，欣欣向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之花更加璀灿。

我们就从这怒放的百花丛中采撷了十二朵绚丽的小花，献给少年朋友们。

这十二篇小说，可以说是六年来儿童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不论是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一年比一

年更臻于完美。

这些作品绝大多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仅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就有关《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黑箭》、《七岔犄角的公鹿》、《芨芨草》四篇；获得儿童文学奖的有《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报矿》、《白莲莲》、《看不见的朋友》等四篇。其余各篇在发表后也都得到了许多少年读者的喜爱和赞扬。

这十二篇作品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为少年朋友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和富有魅力的艺术享受。

看，一个伐木工人的孩子，没有辜负老音乐家的期望，在音乐上焕发出了奇特的才能。你听，孙长宁那幽婉的笛声，把我们引进了那神秘的大森林……我们的心，随着这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一起跳动。

你知道“黑箭”是只狗的名字吗？小说《黑箭》就是讲一个孩子和一只狗的故事。工读学校的孩子玉柱本是一个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的少年，就是在和狼狗黑箭及它的主人虎子的交往中，他慢慢改掉了身上的坏毛病，健康地成长起来。

除了狗的故事外，还有一个孩子和一头鹿的故

事。乌热尔图写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把我们带进了鄂温克人的深山老林中，那里有着大自然的粗犷和美，那里常是猎人和动物搏斗的地方。

一个鄂温克族的少年，深深地爱上了一头长着七岔犄角的美丽的公鹿。他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保全了这头公鹿的生命。

还有孩子和狐狸的故事。任大霖是少年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大仙的宅邸》以娓娓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四十年代初几个孩子的生活故事。人们传说着老宅子里住着狐狸大仙的事，但这几个孩子不仅发现了“大仙”的秘密，而且打破了关于狐狸大仙的迷信。

《芨芨草》则描写了一个孩子跟随着爸爸一起去勘探的故事。他的爸爸就象那草原上的芨芨草一样，朴实、顽强，默默地征服风沙，把绿色留给大地。这位芨芨草般的地质勘探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感人的形象，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二

《报矿》是另一篇描写勘探队生活的小说。

“……一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悄没声地走着，嘴唇闭得紧紧的。他那双显得太大了一点的亮眼睛，骨碌碌转着到处观察，手放在口袋里，紧紧捏着他放牛时捡到的矿石。”这就是小说《报矿》开

44c 05/05-07

头一段里的描写。小说的故事十分曲折生动，人物个个跃然纸上。

“四人帮”的统治曾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给多少孩子小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啊！

“四人帮”施行的极左路线，它的流毒及危害都十分深远。象《三色圆珠笔》、《白莲莲》里所描写的故事，都十分耐人寻味。

女作家菡子曾为少年朋友们写过许多小说。《在丛林中》是她1978年的作品，作家以她那十分细腻、优美的文笔，描写了到农村过暑假的阿申和他的表弟虎根两个孩子，如何参加“特殊部队”——护林队的故事。

此外，还有反映少年朋友们学习和生活的小说《“大将”和美妞》、《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看不见的朋友》等篇。这些作品都描写了少年朋友们十分熟悉的生活。我们深信，少年朋友们一定会怀着某种亲切感去读，去思考的。

自1977年以来，优秀的儿童文学真象泉水一样，喷薄而出，层出不穷。目前，各出版社还没有来得及为少年朋友们编选这样一本集子。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件小小的礼物送给少年朋友们，不仅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也觉得具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目 录

1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王安忆
14	在丛林中	蕾 子
30	报 矿	戴明贤
63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 洁
87	白莲莲	尤凤伟
100	看不见的朋友	刘心武
112	“大将”和美妞	罗辰生
132	三色圆珠笔	邱 勋
149	黑 箭	刘厚明
167	大仙的宅邸	任大霖
187	七岔犄角的公鹿	乌热尔图
207	芨芨草	鲍 昌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王安忆

离上课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新闻部长”季小苏走进教室，用他小姑娘似的尖嗓子高声说：

“‘新华社’最新消息：初一年级马上要恢复建立少年先锋队组织了，后天就选举中队长。”同学们一下子闹了起来，纷纷议论着该选谁。我跳上椅子，举起两只胳膊，说：“我选李铁镛！”

季小苏挤到我身旁，放低声音，神秘地说：“我估计，张莎莎当选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

“为什么？”我问。

“五分钟之前，我见张莎莎又走进了教师办公室，立正，稍息，‘报——告——’”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不说了。

这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腿。我低头一看，正是张莎莎。她仰起脑袋，瞪着我说：“椅子上只能

坐人，怎么能站人？”说完，低下了头，脑后两个刷把辫便朝天竖了起来。我这才发现我的一只脚踏在她的椅子上。“老师就要来了，快坐好！”

同学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季小苏学看外国电影里人们常做的那样，耸耸肩膀，也走开了。

我赶紧从椅子上跳下。我知道，要是再晚一分钟下来，张莎莎就又要“报告老师”的了。唉，和她同桌，我可吃够了她的苦头。她动不动就要报告老师。为什么老是要报告老师呢？有人说她是为我们好，为我们哪点好，我可不明白。

上课了，王老师走进了教室，可我还想着选举中队长的事。李铁锚坐在我前面，极力伸长脖子，他听课时总是这样。他的头发剃得难看极了，两旁光光的，头顶上却有一簇头发直直地竖着。这都是为了我们班上的明明和伟伟的缘故。

这双胞胎兄弟俩长得一模一样，又矮又白又胖，一点不象中学生，在我们中间，就好像是谁家带来的小弟弟。不过我们都挺喜欢他们。他们很老实，说话也和气，总是笑眯眯的。可是初三有个留级生，叫刘阿庆，看他们个子小，又老实，就老是欺负他们。看见他们俩在前面走，他会上去一手抓住一个人的头发，往中间砰的碰一下。那次，他把双

胞胎拉进一间空教室，一定要他们每人叫他一声“爷叔”，否则，就要请他们吃“生活”。新闻部长季小苏首先得到这个消息，便跑来找我们。铁锚一听，二话不说，拔腿就往那儿跑。教室里下了锁，我们拚命敲门，把手都敲疼了，刘阿庆就是不开。我们又绕到窗口去推窗户，刘阿庆还是不理睬。铁锚敲得急了，一使劲，不好，玻璃叭一声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大家愣住了。阿庆见阿了祸，又看我们人多，赶紧开了门溜之大吉。双胞胎得救了，可是，玻璃窗碎了。铁锚掏出他妈妈给他理发的钱配了玻璃，自己只好到弄堂口的老头那儿去剃头。这老头只收一毛钱，只会推光头，就这样，铁锚的头变成这么个怪模样了。后来，他还被张莎莎告了一状，说他打碎了玻璃窗，是“闹而优则仕”的流毒的表现。老师了解了情况，说铁锚帮助同学是对的，可是太自作主张，应该报告老师。老师哪里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紧急，来不及多考虑了呀！

我正望着铁锚的后脑勺出神，突然感到有人捅了捅我的背脊。我会意，连忙把背在身后的手抬高，又摊开了巴掌。接着，有一样东西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我握紧拳头，慢慢缩回手，微微侧过身，挡住张莎莎。

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拥护铁锚当选！”下面有季小苏、双胞胎他们五六个人的草体签名。我不由激动起来，原来他们也和我一个心思呀。我正高兴，猛听得身边发出了一个尖尖的声音说：“报告老师，季小苏和王华上课传纸条。”这个张莎莎，也不知她的感觉怎么会那么灵敏，好象在我们周围布下了一道电网，碰上一点点，就有反映。王老师皱皱眉头，把纸条拿去了，没看，往兜里一放说：“放了学到办公室里来。”说完又继续上课了。

我气极了，回头看看季小苏，他正对着张莎莎的脑袋耸着拳头。我们恨她。她这样做，只会增添我们对她的气忿，而且使我们更加热烈地拥护铁锚。

放学后，老师临时接到一个会议通知，就对我 and 季小苏说：“你们回去吧，明天再谈。”

回到家，上早班的爸爸妈妈都在家了。爸爸正在大声说他们厂里的事。爸爸就是这样，妈妈说他厂里打碎一块玻璃窗他都要回家宣讲，所以他们厂里的事我全知道。

爸爸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厂里有这么个人，‘四人帮’横行时，他向上汇报谁光干活不写批判稿，谁埋头拉车了；现在，他向上汇报谁干活不卖

力，谁光讲空头政治了……他当上车间主任就是靠‘汇报’上去的。什么汇报，打小报告……”

我听了，情不自禁地冲到爸爸跟前说：“这个人象我们学校里的张莎莎，象死了，太象了！”

爸爸一愣，随即把我拨到一边，说：“去去！莎莎是个好孩子，要不是她，你英文还会不及格呢！”

“是铁锏帮助我的。”我大声说。

爸爸根本不听我的，又大声讲起他厂里的事来了：“……这种人怎么能当车间主任？……”

我转身走开了。

我英语成绩有进步，人家都以为是张莎莎的功劳，可我心里最清楚，她除了“报告”，什么也没做。比如说，那时候，有一次外语课上，我在下面做飞机模型，这当然不好。那时我不喜欢英语，舌头不灵活，发音不准，更怕写那些歪歪扭扭的ABC，而这架飞机模型我可喜欢了，是最新式最现代化的。不幸的是，又让张莎莎发觉了，她又马上报告了老师。我吓坏了，要是外语老师把飞机模型没收了，可怎么办！

外语老师是新老师，很年轻。她听了张莎莎的报告，向我走过来了。看样子，她准是要来没收

了。我紧张得握紧拳头，手心潮乎乎的。

可是，突然，不知道怎么一来，我放在椅子外侧的飞机模型不见了。我扭头看看地上，也没有。它到哪儿去啦？难道说，飞啦？结果老师并不想没收我的飞机模型，只叫我下课后去办公室谈话。我一身冷汗地坐了下来，脑子里跳进一个念头：有人在掩护我！是谁？

我从办公室里出来，被人一把抓住了，定睛一看，是铁锚。他手里拿着我的飞机模型。啊，原来是他，我的好朋友，我眼睛都有点湿了。我激动地扑上去，可他收回了手，说：“想要吗？你得发誓，一定把英语赶上去。否则，我当场把它砸了。”说着，他把飞机高高地举了起来，真想往下砸呢。

我急了，大声喊：“我发誓，我发誓！可英文我不会呀！”

他放下胳膊：“发誓就好，不会我教你。”

从此，我的英文成绩就一步步进步了。老师表扬了我，还表扬了张莎莎，说是她帮助我、督促我。我真想把事情全说出来，可我又不敢，我怕老师说铁锚包庇我。

我真不懂，难道说，做一个好学生，就该象张莎莎那样老是报告老师？为什么爱报告老师的人，

谁都说她好，还总是让她当干部？据说，张莎莎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小干部，组长，班长，队长，各式各样的“长”。她凭啥？就凭她的“报告老师”？不行，这次中队长一定不能让她当。我心里忽然一亮，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几乎使我大叫起来，我一下子跳起来，冲出门去。

背后传来爸爸的说话声：“民主选举，我就不选他……”哈！我可不管他选谁，反正我要选铁锚。

我一口气跑到铁锚家里，正好，季小苏和双胞胎也在。我气喘吁吁地说：“同学们，我有办法了，一定能让铁锚当上中队长！”季小苏一脸不相信地瞧着我，他老是说我有勇无谋，现在，我将要用事实推翻他下的结论。

我兴奋地说：“你们说，张莎莎凭什么老是当干部？就凭她报告老师，老师就说她依靠老师，尊重老师，对不对？”

明明和伟伟点点头。

“老师常说铁锚别的都好，就是太自说自话，喜欢自作主张，对不对？”

双胞胎使劲点点头，季小苏也注意地看着我了。

我更加起劲地接下去说：“那么，叫李铁锚也去汇报好了；拿什么去报告一下老师，还不容易！她能报告，我们也能报告！铁锚，你也报告！”

“报告什么呢？”明明问。

“是呀，拿谁去汇报呢？”伟伟也问。

“拿我去报告好了，就说我什么什么不好！”我挺起胸说。

“这不行。”铁锚为难了。

“这有什么不好？”我问。

“不好。”铁锚想了一会，又说，“算了，我不想当中队长。让她当吧，她喜欢当，当惯了，让她当好了。”

我们都急了，抢着说：“不能让她当，不能。”

“这样的事，我不干。”铁锚态度非常坚决，“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老师了解同学的优缺点。但为了让老师喜欢你，把发现同学的缺点当作自己的功劳，这样的事我一辈子也不想干。你有缺点，我们自己都可以帮助你嘛！”

我们很失望，因为我们知道铁锚的决心是很难扭转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后退一步，要他在这当口千万不能再自说自话，轻举妄动了；要和我们密切配合。

第二天早上，已经打过预备铃了，“新闻部长”季小苏又报道了一件最新消息：张莎莎申请参加班上的乒乓组了。多稀奇，她又不喜欢打乒乓，有时候，体育课打乒乓，每个人都要打，她也只会开“老太婆球”。所以，她一直不是乒乓组组员。可是别的小组，她都参加了。什么围棋组，朗诵组，还都是她负责的；只有乒乓组由铁锚负责。我们说好了，下午都去看乒乓组锻炼，看看她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刚下课，我和季小苏就被王老师叫去了，我们就又想起昨天的倒霉事来。刚在办公室站定，门就开了，张莎莎进来说：“报告老师，严鸿鸿不好好排队，破坏秩序。”老师皱了皱眉头，说：“我知道了，你去维持一下，我就去。”我和季小苏对看了一眼：真奇怪，每次乒乓组活动都好好的，她一去，就有人破坏了。

老师从备课本里拿出我们的纸条，说：“你们要选铁锚当中队长？”

原以为老师要骂我们呢，没想到老师会这样问。我们又对看了一眼。我脱口而出：“对，不过你肯定我们要选张莎莎。”说完了，我吐了吐舌头。

“为什么？说说理由。”老师望着我。他没有生气。

我胆大了，说：“你喜欢张莎莎。她绿豆芝麻大的事情都要来向你报告。全班都被她报告过，好象没一个好人，就她好。所以，你当然喜欢她了。”

门又开了，进来的还是张莎莎。她说：“老师，乒乓组练球是摆擂台的做法，谁打得好谁摆大王。我想应该轮流打，最好重新组织一下。”

王老师皱皱眉头，说：“张莎莎，你和大家说，尽量照顾打得差的同学，让他们多练练。”

我对季小苏扮了个鬼脸，他耸耸肩膀。

老师又转回正题：“李铁锚呢？有人反映他自高自大，遇事爱自己出头，心目中没有老师，对同学们的进步关心也不够。”

“造谣！”我气愤地大叫起来，“造谣！季小苏，你怎么不说话？你哑啦？铁锚并不是那么一个人！王老师，这一定是张莎莎报告你的。她自己才爱出风头。我爸爸厂里就有这么一个人……”我气得要命，大声说着。

季小苏也抢着开口了：“老师，我们可都喜欢铁锚呢，他只是遇到什么事有时考虑不周到，有点鲁莽。不过，他对同学倒是非常关心的，王华的外

语，就是他帮助补上去的，我这次体育能够及格，也是他帮的忙。”

我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佩服季小苏的口才。他很镇静，说得太好了。我又气冲冲地说：“张莎莎就会报告老师，可一点不帮助我。我功课有了点进步，就算是她的功劳了？她有什么‘功’，报告的‘功’！”

门又开了，这下开得很猛；砰的一声响。张莎莎慌慌忙忙地闯了进来，刷把辫都松了。她说：“报告老师，铁锚打人，和刘阿庆打架了……”

王老师立即站起身来，我们更是急不可耐地冲在老师前面。这个铁锚，他怎么在这当口上打架！我们向乒乓室奔去，老远，就从乒乓室窗口看见铁锚那头发直竖的脑袋了。他好象摔倒了，又爬了起来。

等我们跑进乒乓室时，“战斗”已经结束。刘阿庆不见了。铁锚流着鼻血，伟伟帮他提着书包，明明用棉花球替他擦着鼻血。老师走到他跟前问：“你们为什么打架？”

莎莎紧跟着说：“你应该告诉老师，不应该跟他打架。”

铁锚轻蔑地看了她一眼，没回答。

“到底为了什么？”老师又问。

伟伟和明明抢着说起来：“刚才，初三的刘阿庆来捣乱，在乒乓桌旁走来走去，还伸腿绊人。铁锚要他走，他不走；张莎莎说：‘我告诉老师去！’他说：‘去吧，去吧，赶快去吧！’说着，索性爬上乒乓台躺下了。铁锚上去拉他，两个人就扭成了一团……”

谁不知道，刘阿庆是个全校出名的流氓习气很严重的学生，凭着他身高力气大，常常欺侮人。

王老师转过身对铁锚说：“那么，你就这样先动手打他？”

“我承认我先上去拉他，但我不想打他。他老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那时候呢，我可得警告警告他！”

“你就是不依靠老师……”张莎莎又插嘴说。

王老师不响。他上去看了看铁锚流血的鼻子。

铁锚让开了，低着头，用一只脚尖使劲钻着地，似乎想在地上钻出一个洞来。

“王老师，铁锚跟刘阿庆打架不好，他知道错了，原谅他吧！”伟伟仰起头，小声说。

“他知道错了！王老师，算了！”明明也说。

我和季小苏没敢做声，只是一个劲儿地低着头，好象是我们自己跟人打架似的。